

浮世绘影

世纪流星雨

■ 符浩勇

流星雨到来之前,媒体就已经炒得很火,称是百年以来最美丽壮观的一次流星雨,并且称在那天晚上9点10分左右,屯昌县加乐潭旅游度假区将是观看流星雨的最佳地点。这条消息连我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个妹妹都被迷住了,她们相约打来电话说,一定要赶过来和我一起去看世纪流星雨。

日暮时分,我们赶到了加乐潭旅游度假区。沿着弯弯曲曲的林间小径攀登,我们进入度假区丛林保护区,眼前古木林立,良材济济。林海之中,奇形怪状的树根、盘根错节的藤蔓互相缠绕,构成蜘蛛网状的自然屏幕;那些附生植物蕨类,巧妙地繁殖在死亡的大树上,宛如空中花园。雨林的底层,生长着数以万计的真菌以及各式各样的红白藤、过江龙、黄连藤、山姜、鸡血藤、七叶一支花等植物。但这些我们无心留恋,我们是冲着看流星雨而来的,那是百年以来最美丽壮观的一次流星雨。

平夜里旅游度假区的夜间是宁静的,可那天却热闹得像集市,到处都是特地赶来看流星雨的人,他们在兴奋地抢占最佳观看流星雨的营盘。我们兄妹好不容易才寻觅到一处较为平坦的沙地驻扎下来。

夜幕终于降临了,我们在傍坡地摆开了食品饮料,一边吃喝,一边等待着流星雨的到来,虽然明知道流星雨的到来还有一个多小时,但还是忍不住时时仰望天空,生怕流星雨兴间的不时而至。一分一秒都是在兴奋的期待中度过的,好不容易盼到了9点,我们的兴奋都已到了饱和点,虽然脖子都已仰望得酸疼酸疼的,但此刻谁也不敢再把头低下歇息片刻,都以最顽强的意志目不转睛地仰望天空。可9点15分过去了,天空还是没有出现流星雨,9点29分又过去了,天空仍没有出现流星雨,我的两个妹妹都歇息去了,我作为兄长,只能苦苦支撑。

时间已经滑到10点多,周围看流星雨的人开始移动着失望的脚步,一串失望的脚步牵动着另一串失望的脚步,不到半个小时,河谷地带的人群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瘦弱的二妹妹再也沉不住气了,嚷着要识时务随大流赶紧撤。我自然不会轻易打退堂鼓,说:“再坚持半个小时。凭我的生活经验,美好的事物总是会在你将失望时蓦然而至的。再说三妹从那么远专程赶回来看流星雨,要是错过了,岂不是遗憾终生!”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我的两个妹妹才勉强同意坚持到11点,流星雨如再不来,我们就只好大步流星返程。不过考虑到每个人的脖子都已酸疼之至,我采取了一项紧急措施:我们轮流由一人拿望远镜巡视天空,余者低头休整,10分钟一轮换。

到11点还差10分时,轮到我最最后一次值勤了,我一边举起望远镜,一边在心里祈祷:美丽的流星雨啊!你快快降临吧!让我那千里之外赶赴而来的妹妹留下美丽的回忆吧!

天呀!我的祈祷灵验了!蓦地我看见了天边一闪一闪,我定眼一看,无数颗美丽的流星正一闪一闪地划过。“哈哈!流星雨!流星雨!我看见了!我看见了!”我喜不自抑大叫起来。

小妹像一个猛地打气的皮球,顿时从地上跳了起来,一把从我手中抢过望远镜朝我手指的方向看去,她只看了一眼就兴奋地叫了起来:“哎呀!真是流星雨!一闪一闪的!好看!”我一把从她手中抢过望远镜道:“不要一人独享,让你二姐看看。”我把望远镜递给二妹,她一边看一边喃喃地说:“真是美丽的流星雨!真是不亏此行啊!”

正当我们兄妹沉浸在万分激动和兴奋中时,一束光柱向我们扫来。原来是一个手持加长手电筒巡查治安的保安。他走到我们跟前,问:“你们还没走?看到流星雨了吗?”

“看到了!看到了!刚才才来的!我们要是沉不住气,早走10分钟,也就看不到了!”我兴奋地嚷道。

“在哪里?我也看看!”保安惊喜道。

“在那边!”保安朝我手指的方向习惯性地用手电筒照了照,我蓦地一下惊呆了,手电光照之处,50米开外的地方有一根灯柱,那上面的灯泡罩缺了半边,灯泡的光在豁豁牙牙的灯罩的反射下,加上周围被风吹动的一闪一闪的树枝,就成了我们所激动所兴奋的美丽的流星雨。

我随即笑开了:“哈哈!原来美丽的流星雨是这样形成的啊!”妹妹们弄清我发疯的原因后,也都朗朗地笑开了——其实那是夜幕中山岚、枝叶、灯,以及摇曳的风一起合成的烟雨。

红色岁月

■ 莫壮宁

您走了,终还是走了。您已熬过漫漫寒冬,去年立春之后,北京乍暖还寒,您还是选择别了,我们再也不能与您共沐春天。

您走了,带着那个时代的烟云,带着愈挫愈坚的传奇,您离去的背影风轻云淡,渐行渐远。

您来了,带着布鲁的念想,带着生死不渝的深情,来到这片南国的土地,在婆娑椰树下陪夫耕读。

您来了,带着川蜀女人特有的才情,融汇于万泉河的清流,慈爱平和犹春风作雨,浸润后人。

您是一个美女子,您是一个奇女子……

1936年,16岁的您为了逃避包办婚姻,只身来到成都,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美国人创办的华美女中。您积极投身“抗日救国”大潮,加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校园中抗战宣传的中坚分子,您和另外6名同学的抗战救亡活动,遭到了学校的非难,成都教育界群起示威声援,后称之为“小七君子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被学校开除的您毅然选择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延安,您先后入读陕北公学、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中央党校,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拔为秘密侦查员,调入绥德保安处工作;在延安,您开荒推磨,纳鞋纺线,您巡视胶东、锄奸反特,把一腔青春激情洒播在边区的大地上……

正是在这一时期,您认识了同在保安处工作的布鲁,并结为革命伴侣。

草木芳华

村口的鹊肾树

■ 颜小烟

其实鹊肾树只是它的学名,在方言里我们更喜欢叫它“鸡压树”。关于它的名字,小时候的我也曾经思虑过很久,是不是越多的鸡在树荫底下觅食把土压实,它的枝叶就长得越繁茂,果子就结得越多呢?我也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远处向它观望,却发现虽然未有多少只鸡在它的树荫下觅食,它也依然长得枝繁叶茂、果实累累。

每年春末夏初,在你不经意间,就会有细细细小的粉黄的花苞从绿叶丛中挤出来,像一个个害羞却又好奇心极重的小小孩。远远望去,就像开满了一树繁星。大概到了农忙时节,花儿才全然没了踪影,逐渐被黄澄澄的玉米粒般大小的“鸡压籽”占满了枝头,在金灿灿的阳光下随风摇曳。

那是乡下孩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因着“鸡压籽”的召唤,我们不由而同地来到了村口的这棵鹊肾树下,分享着属于“鸡压籽”的时光。村口的鹊肾树旁,住着一户姓郭的人家,他们家的儿子跟我同龄,于是他们家就成了我们这一群孩子的秘密基地。

“鸡压籽”成熟的时候,我们就聚在他们家的鹊肾树旁盘算着如何摘果子。大一点的哥哥会直接爬到树上边摘边吃,吃腻了就扔下来丢给我们。有时因为不甘心,我们也会从郭家搬出他们家摘莲雾的长竹竿,在树下颤颤巍巍地摘着“鸡压籽”。那小小的黄黄的“鸡压籽”在时光里一直晃呀晃,晃到即使我们忘记了它的味道,也晃不走它曾经带给我们的美好时光。

没有“鸡压籽”的时候,我们也喜欢聚在鹊肾树下。有时是出海捡螺,鹊肾树底是我们的集合地点;有时是早起上学,村里起得早的孩子把全村的孩子都唤醒之后,就召集到鹊肾树底下集中;有时是一起去水井边洗澡,也非要到鹊肾树底下集合集合才过瘾。就召集到鹊肾树底下集中;有时是一起去水井边洗澡,也非要到鹊肾树底下集合集合才过瘾。就召集到鹊肾树底下集中;有时是一起去水井边洗澡,也非要到鹊肾树底下集合集合才过瘾。

更多的时候,我们喜欢在鹊肾树旁的空地上玩跳房子、踢毽子、单脚抓人,抑或是丢沙包。沙包和毽子都是我们自己缝制的,

延水谣 万泉长

——忆吕璜

布鲁,我的外舅公,也是一位琼东的硬汉,其人生经历堪称传奇,在延安,他肃匪特,破大案,屡建奇功,被习仲勋称为“红色福尔摩斯”,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要用布鲁这样的同志保卫延安。延安要多几个布鲁就好了”。

1946年,您随布鲁领导的公安大队开赴东北。东北全境解放后,您又随布鲁转战江西、广东,并为海南岛的解放做出了重要贡献。我总在想,在那摧枯拉朽、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共和国的历史上同样留下了你们精彩的篇章。你们无愧于时代!

但是,更令我们敬重的是,您一个柔弱女子,面对命运的不公所迸发出来的坚强、坚忍和坚韧: 1951年1月,布鲁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入狱。您以一个女人特有的敏感和对爱的痴情,坚信布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从此,您开始了30年不屈不挠的抗争。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强加于布鲁头上的不实之罪才被推翻,平反昭雪。您说过您那时“热血满腔,泪流满面”。漫漫30年的抗争路,浸透着一个女人多少的冤屈和泪水;您单薄的身板,是怎样扛起了这30年的苦难。您为光明和真理活着!

从此,家乡的亲人记住了您人性的善良和坚守,记住了您对爱的不离不弃,我也自小在心灵深处记住了您这位“大陆舅婆”。但,一直无缘谋面。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您和布鲁舅公的故交贾老,他也是革命的后代,一位充满正义感和道义心的老人。2009年6月18日,在有关部门和贾老的推动下,“纪念人民英雄布鲁诞

辰一百周年”大会在博鳌举行,布鲁战斗过的陕西省、黑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的领导专程参加,海南省有关领导出席大会并讲话。在此次纪念会上,我才有幸认识了您,您的慈祥 and 儒雅,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两辈人的距离。这是您自1978年时隔31年后重回夫君的故乡。您热爱这里的风土人情、山水物产,89岁高龄的您,即便坐着轮椅,还是坚持要看布鲁在东屿岛的故居,也是他生活、革命过的地方……

说来也是奇了,那段日子连着几个晚上,我的房间、床前、帐上,每每总能看到一只硕大的蝴蝶,它翩翩而来,悄然而去。我与妻说这么大的一只蝴蝶从未见过,常见的都是彩蝶,而这黝灰的大蝴蝶,莫不是舅公也随舅婆回家看望亲人。毕竟他从1928年为躲避国民党军队的追捕远走印尼苏门答腊后,一直到1972年病逝,再也没能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冥冥之中,虽阴阳隔世,却血脉相连。

从此,每到北京,我总记挂着要去看望您。记得2011年初,我和侄儿到北京看您,说好是十点半到,但舅舅卢山说您早早就起床穿戴收拾,坐在窗前守候。见到我们,您亲热地拉起家常,催促着卢山舅舅翻出了许多纤尘不染的老相片给我们看,一个角度一个姿势地陪着我们照相。临近中午,您一定要下楼到饭店里陪我们吃饭。要知道,您已是91岁的高龄,坐着轮椅上上下下多不方便,但终是拗不过您。吃完饭,我悄悄地买了单,您知道后说怎么能这样,眼中满是嗔怪。看着您坐在轮椅上缓缓远去的身影,我们想,一生颠沛刚强



抬眼低眉

一柄锄

■ 路来森

夏日,田地中荒草萋萋。于是,一柄锄,就插入了荒草之中。一柄锄与一片荒草,是一种对立的关系,一柄锄,是容不得荒草的存在的。一柄锄插入荒草之中,就意味着一片荒草就要消失了。

出坡,随身带一柄锄的,这是夏天农人的一种需要,更是一种习惯。

来到田头,农人习惯于,先在田头站一会儿。

站着,瞭望一下眼前的这块庄稼地。此时,一柄锄,就拄在农人的手中;此时,一柄锄是站立的,顶天立地。一柄锄与一位农人,共同在瞭望眼前的土地。熏风吹拂,庄稼发出哗啦啦的声响,那么的清脆,那么的嘹亮,像是一阵阵快意的欢笑,于是,农人笑了,一柄锄似乎也笑了。一柄锄和一位农人,有着对土地同样的欢喜和热爱。

同样,当农人垂首,看到土地里的荒草时,就沉默了。于是,他就将一柄锄,插入了土地的荒草之中;于是,农人,弓下了自己的腰;一柄锄,也弓下了自己的腰。

我喜欢农人用一柄锄,除草的那份情状。

锄柄长长,握在两手之中,握得紧紧的。弓腰,用力,双臂后拉,身体微微向后一倾,力量透过胳膊,穿越锄柄,凝聚于锄头上,锄头上就发出清脆的“嚓嚓”声,于是,一片草,就随声倒下了。继续前行,往返地进行着这一动作,于是,大片大片的荒草就倒下了——倒在了农人的身后。

再看看农人的胳膊,青筋暴突,那份力度,很是让人震撼;那份力度,传到锄柄上,一柄锄会怎样?我推想,它一定是生发一份由衷的欢喜和雀跃的。因为,一柄锄与一位农人,是心心相通的。

的您,家乡、亲人一定是您心中最柔软的所在……此后,我和妈妈、凡弟、伟弟、文弟,还有侄儿们也多次去看望您,每次您还是说要不下楼吃饭,但我们再也不敢造次。

您曾多次表示,希望百年之后与舅公合葬一处。这些年,选墓地,雕塑像,定纪念园方案,我们以虔诚的心默默地奔忙,就是为了圆您的心愿,每当累了乏了,我们总会想起您纪念舅公的文章《一生的守候》——“人生自古谁无死。现在我唯有一个愿望:我和布鲁在延安结婚,相亲相知相爱一生,却聚少离多,但愿死后,两人的骨灰一起送回博鳌老家,合葬在一棵大树下。在那个梦幻的天堂里,我俩相濡以沫,永远相守,再不分离”。每当想到这些文字,我们都眼底湿润……

您不仅是从刀光剑影中走过来的刚女子,更是至性至情的小女子。为了这份情,您一生坚守,不曾言弃。

如今,贾老热心推动,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建设的“布鲁纪念园”已经落成,它就矗立于高坡之上,庄严肃穆,延安组织部专程空运种下的松柏郁郁葱葱,花岗岩雕成的布鲁半身塑像,军大衣上似落满冰霜,有猎猎西风吹过。他神情刚柔相济,目光平和睿智。眼前,就是他赋诗寄情“闲读椰树下,耕作万泉边”那魂牵梦绕的家乡。

远处,博鳌东屿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这是世界注目的地方。舅婆,博鳌现在已建成“天堂小镇”,这是您梦中的桃花源,这是您和舅公都倾心的田园。舅公会在这里等着您的归来,你们定会如化蝶的梁祝翩然起舞,白首相守,共享万年太平安好。



诗路花语

论云诗

■ 孙文波

用奔跑形容海南岛上空云没有新意。否定象征性。它成为不了天空上的一群鱼。

也不是一条龙掠过天空。我仰望着,观察它变幻的形状到底能带来多少穿凿附会。一片云正缠绕在一幢褐色高楼顶层,就像舌头舔食巧克力。想象的甜腻,让我吞津。

还有另外一片云,就像发酵面团不断膨胀,迅速笼罩在远处公园上空。看上去会降下一场雨。

我因此同情那些正在公园玩耍的人,他们可能成为落汤鸡(到这里我犯了考据癖。

为什么被雨淋要形容成落汤鸡,难道不可以形容成落汤乌鸦?对事物的联想与欲望有关?一大锅鸡汤是美好的……扯太远了)。

这时候,我其实应该谈谈云的颜色:浅灰色,犹如洞背山中的岩石;深灰色,犹如钢铁。褐红色。那是被阳光熨染了。要是形容只能用织锦。

能否由此想到宫廷幕帷,想到奇异的丹霞地貌?

遗憾的是好像牵强。不牵强的,某一瞬间一片云的

形状变得就像肥硕的牡丹花。这巨大的牡丹花,

将天空弄得非常华丽。并且,产生出压迫的力。

让我觉得不形容一下都不行了。我因此写下,天空的华丽壮阔而魔性。我仰望。我很惊奇。

龙江书院

■ 李志胜

书院,龙江。两个让我心悅的词走到了一起,走在井冈山红色的传说里我神往已久。戊戌年的初夏如醍醐,似雨露,灌顶或施沐须臾消解胸中块垒升华头脑里积存已久的妙奇造化之门,背依五虎岭,为一江龙御清流所洞开这一刻有书香云集,点缀风水宝地。更有两支若蛟龙队伍在龙江岸边胜利会师数脉归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其总冠名我在敬仰外翻阅文化和战争两本大书吉祥的厅、堂、阁、斋、祠参差错落,隐蕴一阁摇篮曲炫目光亮,以杜鹃花与龙江浪花呈现

夏天

■ 余芳媛

这样的夏天多让人欢喜呀风梳过树的头发,吻过你的脸颊小麻雀不害怕你的亲近松鼠儿窜上跳下白色的流云静静地看着地下的喜悦有什么在忽然之间醒来原来是我们的眼睛去年的梧桐子就躲藏在今年的新叶里

稻田里的月光

■ 刘恒菊

夏夜通过田埂的捷径靠近村庄

稻田里有浅水折射月光像是遗落民间的珠宝一时放出寂寞的光芒刺痛偶然路过的游子的眼睛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